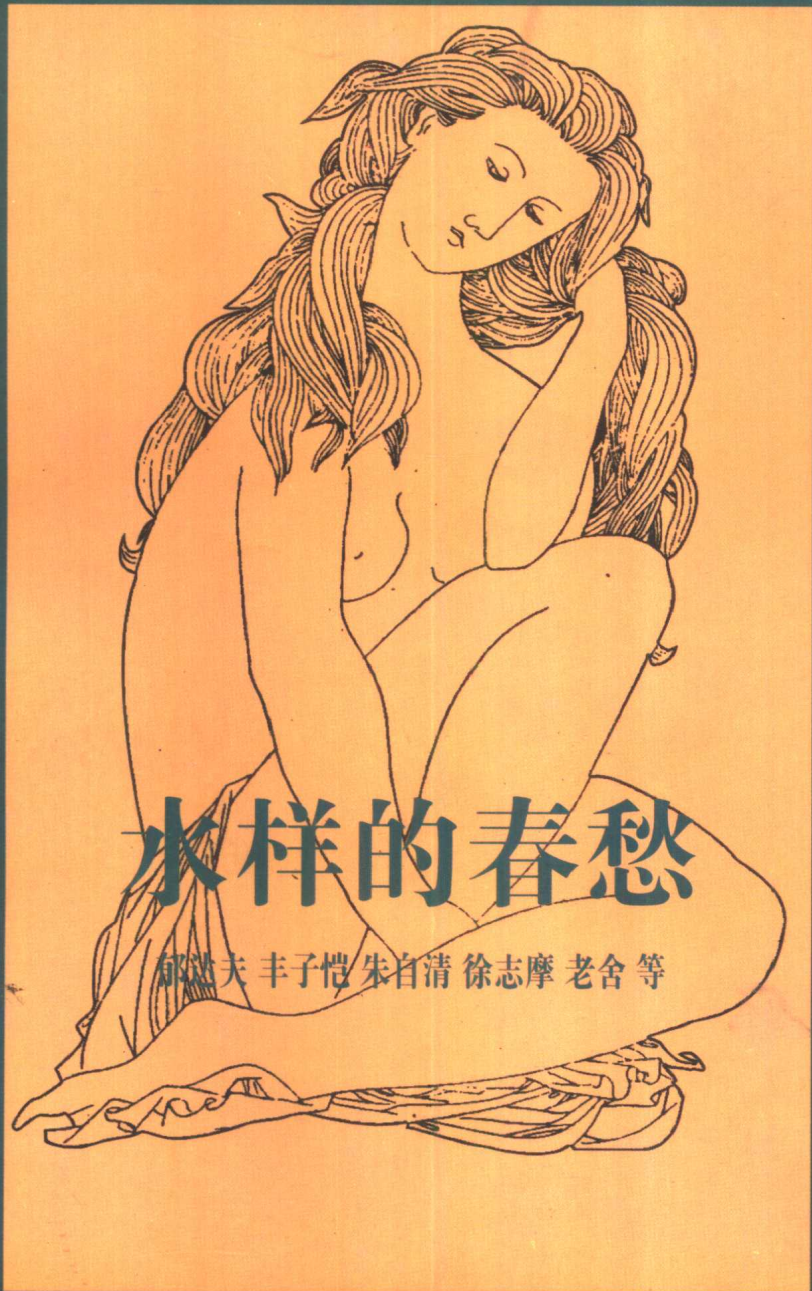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WENKU



水样的春愁

郁达夫 丰子恺 朱自清 徐志摩 老舍 等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国防大学 2 061 2646 8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水样的
春愁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样的春愁/多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04-1700-4

I. 水… II. 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37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75 插页:4

字数:321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13.50 元

主 编	钱谷融	陈子善	
编选人	杨 扬	袁庆丰	刘洪涛
	高恒文	万 燕	倪文尖
	范家进	郑家建	

编 选 说 明

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编选了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当代散文选。考虑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当代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我们对入选作品按如下要求进行：

一、入选范围为“五四”至 90 年代中国大陆作家发表各类白话散文作品。1949 年以后虽已去了海外，但创作生涯在 1949 以前即已开始者，则选择有代表性的入选。

二、入选作品根据作者出生先后编排，并尽可能注明出处，入选作家的生平也略作介绍。

三、一些极为常见，流传很广的散文，包括近年发表的许多人们熟知的作品，因查找较为方便，只能酌情入选。

四、对近年新发现的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家佚文以及颇有特色的学者散文，加以适当补充，以便扩大读者的阅读范围。

当然，单靠我们这几位编者，在很短的时间里编选这样大规模的散文选，疏漏或不足在所难免，欢迎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

1995 年 1 月于上海

序

钱谷融

散文要有真性情，它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许多人都说散文要“形散神不散”，他们是从文章本身立论的。我却想从人的方面来讲这个“散”字。我以为这个“散”字，可以解释为散淡的“散”。诸葛亮在司马懿大军压境，直逼城下的时候，万般无奈，只得摆起“空城计”来。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京戏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听来不但回肠荡气，令人低徊流连，咏叹再三。而诸葛亮那种野云孤鹤般的襟怀，潇洒中难免有一点苍凉颓唐，更使人感到天地悠悠，世事沧桑，不由得平添了不少感伤。而诸葛亮在这样的時候，能从容地自抒怀抱，说自己是个散淡的人，那是真够“散淡”的了。诸葛亮唯其是个散淡的人，所以后来尽管有违初衷，不得已做了刘备的谋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勋，而他文章，虽然为数不多，但流传下来的，也都是不乏真性情的好作品。这关键，我以为就在于诸葛亮是一个能够“散淡”的人。能够散淡，才能不失自我，保持自己的本真；任何时候都能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些别人爱看的好文章来。

做散淡的人，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荣利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漠然处之，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尤其是在权势面前，谁又能依旧我行我素，昂然挺立，不稍低头？这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要写出好文章来，特别是要写出好的散文来，就必须先成为

一个散淡的人。今天真能散淡的人，不说没有，但也真如凤毛麟角，着实稀罕。好散文之所以难得，其故多半正在于此。

散文是最自由的。大家都非常希慕自由的境界，都愿意能摆脱一切羁绊，特立独行，任情适性，过一种无往而不逍遥的生活。但这虽不说是绝无可能的世上难有之事，总也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企慕，而万难得到的东西。不过，说到底，最高的自由，是心智的自由。心智可以说是天生自由的，永远自由的。谁能禁锢剥夺你的心智的自由呢？不许你这么想，只许你这么想，但思想在你心中、脑里，你偏要这么想，偏不那么想，谁又能奈何你呢？孔子说“求仁得仁”，正如你想做一个仁者，都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你的。何况我们现在谈的是写文章，尤其谈的是抒发性灵的散文，又不是叫你去议论朝政，写出一些惹事生非、惑乱人心的东西，谁会来剥夺你的这种自由呢？今天是一个开明的时代，散文家完全享有自由的广阔天地。不过，尽管如此，恕我直言，却也不是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善于利用这个自由的气氛，充分发挥散文的自由自在的长处的。原因就在于许多人还有不少私心杂念，想利用散文来达到他某种个人的目的，就是说他还不能做一个“散淡”的人。

做一个散淡的人，的确不太容易，尤其是如果想求之于人人，那不但要求过高，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散文要写得自由自在，除了人要散淡这个比较艰难的一条路以外，还有一个简便易行，人人能做、人人可走的一条路，那就是做一个“真诚”的人。尽量说自己的话，既不要人云亦云地一味跟随别人，专拣别人爱听的话说；也不要为了与人争奇斗胜而故意标新立异。当然，为了保护自己，你也大可不必有意触犯时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无补大局的话。但你无论如何决不要发违心之论，说一些自己本不想说而且内心也并不以为然的话。这一点该是能够做到的吧？能够如此，那么，你的散文即使写得并不怎样好，总也有值得看的东西在，总还不失为一篇多少有些个性的东西。

所以，概括起来，我对散文，要求的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真正令人爱读的散文来。果能如此，那么中国的散文将会日见辉煌，不但可以无愧于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如此绚丽灿烂、光彩夺目的优秀散文传统，而且可以在世界的散文园地里，独树一帜，使人仰慕，引人赞叹。

以上这些话是在去年8月29日为三位年轻朋友编选的一本散文精品集的出版而写。现在拿来作为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的序文，显然并不完全合适，因为这套书所说的散文是个大散文的概念。中国过去，散文是与韵文、骈文对称的，凡不属于诗词歌赋涉及曲子之类的散体文章，都称散文。我们现在则是按照文学类型的四分法，把诗、小说、戏剧之外的作品都称做散文。不管它的笔调是严肃的庄重的，还是随便的轻松的，也不管它的题材是属于写景、抒情，还是叙事、记人，甚至说理的、论学的，都包括在内，范围内容非常宽泛。当然也不是漫无边际，丝毫不加限制。首先自然要考虑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都要有些文采。要像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方能入选。因此选得最多的当然是美文，特别侧重于妙发性灵，独抒怀抱的随笔一类。我们在《编选说明》中曾说我们的意愿是尽可能做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说到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由于我们选材范围比较宽泛，自“五四”到90年代间出现的著名的和较有特色的作品，都尽量加以收罗。又是按作者生年先后编排的，所以即使我们并不刻意追求，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也能自然体现，清晰可见。至于读者的阅读兴趣，那当然是各种各样，难以穷尽的，也无法一一列数。而我们所选的文章，既然是文学作品，那么其内容就必然涉及到与人有关的一切，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的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等等，它们同样必须也是无

比广泛的。我们编选时特别注意搜罗那些能反映历史上曾有过重大作用和影响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关于知识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的活动的有关文章，相信大家阅读时，定会感到兴趣。而且由于这些文章，过去往往流传不广，时隔愈久，知者愈少，尽管涉及的都还是本世纪内的人和事，但对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来说，已非常隔膜；骤然接触到，恐怕已仿佛有在读上古史的感觉了。我们把这些文章收集汇印在一起，也有保存历史资料，省却大家翻检之劳的意思。不过，由于我们的见闻有限，时间又比较匆促，一定有许多该选的好文章被遗漏了，衷心希望大家不吝指出，加以补充，使这个选本能更臻完善，那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编选者之幸了。

最后还需略说几句的是，既然这个选本所选的散文，并不限于美文，或者随笔中的精品一类，那么我在前面所发的那套议论，即关于散文作者要能散淡的那番话，自然就完全不合适了。其实谁都懂得，不管是写哪一类散文，一味要求作者散淡都是不合适的。一切文章，不是描写客观事物，就是表达主观情意，往往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情意，都是形形色色，多姿多彩，而且千态万状，变动不居的。你怎么能用一种态度和眼光来观察它，用一种笔调和手法来描画它呢？古人说：“文无定法，神而明之。”凡是脱离了具体对象，脱离了规定情境，孤立地谈文章作法，谈艺术表现手法，并且把它们绝对化起来，都没有多少意义。相反，倒是很容易把人们引入歧途的。不过，我所说的散淡，却显然并不是说的写作方法，而是说的一种心态。散文确乎是最见性情之作，尤其是那种自抒怀抱的随笔式的散文，切忌矫揉造作，写作时最需要一种自由自在的闲适心态，而不能掺杂任何世俗的名利打算。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能取得这种闲适心态呢？那就恐怕只有在当他能够散淡的时候了。我正是鉴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闲适心态之日见稀少，甚至邈乎难求，才提出这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来的。不知大家其能谅我乎？

1995年2月5日

目 录

徐志摩 (1896—1931)

- 泰山日出 (1)
- 一封信 (3)
- 致新月 (5)
- 斐伦翠山居闲话 (9)
- 论自杀 (12)
- 我所知道的康桥 (20)

郁达夫 (1896—1945)

-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29)
- 谈结婚 (34)
- 说姓氏 (35)
- 故都的秋 (36)
- 水样的春愁 (39)
- 扬州旧梦寄语堂 (44)
- 雨 (49)
- 上海的茶楼 (50)
- 看京戏的回忆 (53)

方令孺 (1896—1976)

- 信 (55)
- 悼玮德 (69)
- 忆江南 (75)

陈西滢 (1896—1970)

刘叔和	(78)
官气和洋气	(83)
哀思	(84)
茅盾 (1896—1981)	
卖豆腐的哨子	(87)
虹	(88)
沙滩上的足迹	(90)
风景谈	(92)
王统照 (1897—1957)	
云破月来	(97)
寻求梦的寻求者	(98)
生命树的等待	(100)
罗家伦 (1897—1969)	
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	(103)
学术独立与新清华	(116)
宋之彬 (1897—1979)	
回忆泰戈尔	(121)
许钦文 (1897—1984)	
怀大桂	(125)
成仿吾 (1897—1984)	
东京	(130)
太湖纪游	(136)
春游	(143)
宗白华 (1897—1986)	
我和诗	(149)
美从何处寻?	(155)
朱光潜 (1897—1986)	
“慢慢走,欣赏啊!”	(163)
我与文学	(170)

后门大街·····	(172)
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176)
回忆二十五前的香港大学·····	(186)
曹靖华 (1897—1988)	
忆当年, 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	(191)
罗黑芷 (1898—1927)	
乡愁·····	(196)
甲子年终之夜·····	(199)
王独清 (1898—1940)	
我与法朗士的会晤·····	(200)
因梅兰芳想到邓肯·····	(203)
记摩南·····	(205)
谢六逸 (1898—1945)	
作了父亲·····	(211)
朱自清 (1898—1948)	
歌声·····	(217)
“月朦胧, 鸟朦胧, 帘卷海棠红” ·····	(218)
背影·····	(219)
儿女·····	(221)
给亡妇·····	(228)
择偶记·····	(231)
回来杂记·····	(233)
郑振铎 (1898—1958)	
海燕·····	(238)
蝉与纺织娘·····	(240)
不速之客·····	(244)
失书记·····	(247)
惜周作人·····	(249)
孙福熙 (1898—1962)	

红海上的一幕·····	(252)
翦伯赞 (1898—1968)	
回忆歇马场·····	(254)
田汉 (1898—1968)	
月光·····	(264)
数千里路云和月·····	(267)
丰子恺 (1898—1975)	
给我的孩子们·····	(272)
秋·····	(275)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278)
家·····	(282)
白鹅·····	(287)
口中剿匪记·····	(291)
陈子展 (1898—1990)	
萝卜·····	(293)
庐隐 (1899—1934)	
愁情一缕付征鸿·····	(297)
雷峰塔下·····	(300)
秋声·····	(302)
东京小品·邻居·····	(303)
异国秋思·····	(307)
窗外的春光·····	(310)
瞿秋白 (1899—1935)	
饿乡纪程·····	(313)
多余的话·····	(328)
闻一多 (1899—1946)	
杜甫 (节录) ·····	(350)
关于儒·道·土匪·····	(362)
五四断想·····	(366)

最后一次的讲演·····	(367)
罗常培 (1899—1958)	
老舍在云南·····	(370)
昙花未现·····	(375)
老舍 (1899—1966)	
观画记·····	(377)
相片·····	(380)
大明湖之春·····	(384)
无题 (因为没有故事) ·····	(386)
宗月大师·····	(388)

徐 志 摩

(1896—1931)

笔名云中鹤、南湖。浙江海宁人。现代诗人，散文家。1916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8年留学美国，后赴英国。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23年发起新月社。1927年创办新月书店，《新月》杂志，任杂志主编。1931年因飞机失事遇难。散文集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等。

泰 山 日 出

振铎来信要我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号上说几句话。我也曾答应了，但这一时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太乐了，一时竟拉不拢心思来做整篇的文字，一直挨到现在期限快到，只得勉强坐下来，把我想得到的话不整齐的写出。

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出太阳。在航过海的人，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本不是奇事；而且我个人是曾饱饫过江海与印度洋无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顶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顶上，我们无餍的好奇心，当然盼望一种特异的境界，与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们初起时，天还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铁青，东方些微

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旧词形容——一体莽莽苍苍的。但这是我一面感觉劲烈的晓寒，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时约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览时，我不由得大声的狂叫——因为眼前只是一个见所未见的境界。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的玉皇顶以外，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毳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的眠着，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里，我独自站在雾霭溟蒙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

我躯体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长发在风里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这泪不是空流的，这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工，在层累的云底工作；无数蜿蜒的鱼龙，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

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骋……

云海也活了；眠熟了兽形的涛澜，又回复了伟大的呼啸，昂头摇尾的向着我们朝露染青馒形的小岛冲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荡着这生命的浮礁，似在报告光明与欢欣之临莅……

再看东方——海句力士已经扫荡了他的阻碍，雀屏似的金霞，从无垠的肩上产生，展开在大地的边沿。起……起……用力，用

力。纯焰的圆颅，一探再探的跃出了地平，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

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

散发祷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已经渐渐的消黯在普遍的欢欣里；现在他雄浑的颂美的歌声，也已在霞彩变幻中，普彻了四方八隅……

听呀，这普彻的欢声；看呀，这普照的光明！

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想望泰戈尔来华的颂词。

（原刊 1923 年 9 月《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

一 封 信

——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得到你的信，像是掘到了地下的珍藏，一样的希罕，一样的宝贵。

看你的信，像是看古代的残碑，表面是模糊的，意致却是深微的。

又像是在尼罗河旁边幕夜，在月亮正照着金字塔的时候，梦见一个穿黄金袍服的帝王，对着我作谜语，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说：“我无非是一个体面的木乃伊；”

又像是我在这重山脚下半夜梦醒时，听见松林里夜鹰的 Soprano，可怜的遭人厌毁的鸟，他虽则没有子规那样天赋的妙舌，但